

美·国·文·学·经·典

THE FLOWERS AND THE VEGETABLES

月亮下去了

【斯坦培克 / 著】 赵家璧 / 译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人·圖·畫·書·系·一·冊·一·冊

月亮下去了

（中国现代文学名著丛书）



（中国现代文学名著丛书）

美·国·文·学·经·典

月亮下去了

【斯坦培克 / 著】 赵家璧 / 译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月亮下去了/ (美) 斯坦培克 (Steinbeck, J.) 著; 赵家璧译.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9

(外国文学经典阅读丛书·美国文学经典)

ISBN 978-7-80647-951-3

I. 月 ... II. ①斯 ... ②赵 ... III. 中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57347 号

书 名: 月亮下去了

作 者: (美) 斯坦培克 著 赵家璧 译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南昌市阳明路 310 号)

网 址: WWW.BHZWY.COM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昌平新兴胶印厂

开 本: 787mm×960mm 1/16

印 张: 8

字 数: 8.5 万

版 次: 2011 年 3 月第 2 版第 2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定 价: 15.80 元

书 号: ISBN 978-7-80647-951-3

邮政编码: 330008

电话号码: 0791-6894736

(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译者的话

约翰·斯坦培克 (John Steinbeck) 是帕索斯 (John DosPassos)、海明威 (E. Hemingway) 和福克纳 (W. Faulkner) 以后美国现实主义作家中后起的伟人，他被中国读者所认识和爱好还是近年来的事。

他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沙利那地方，曾在斯坦福大学念书，没有毕业。以后他到纽约当过新闻记者、化学师和搬运砖头的小工。他的第一部小说 Cup of Gold 出版于一九二九年；一九三二年时续出 Pasture of Heaven 和 To A God Unknown，可惜读者对这三本书的反响都很冷淡，一直到 Totilla Flat 出版，斯坦培克的名字，才逐渐被人所注意。一九三六年，又出版 In Dubious Battle。跟着他的成名之作 Of Mice And Man 问世，顷刻被列入了美国现代一流作家之林。一九三九年 The Grape of Wrath 出版，更惊动了世界文坛，被译成十数种外国文字，中文本也由胡仲持先生翻译出版。上述的许多作品，大都以美国下层社会的生活作题材，这本 The Moon Is Down 却是例外。



本书完成于一九四二年，离北欧被希特勒所侵占已近一年余，写挪威（也可能是比利时、荷兰）某小城被轴心国“和平”占领的故事。作者曾在北欧旅居过一个时期，所以写那些崇尚自由和平的小国人民的心理，分外的亲切。在那里，“战争的经验既缺乏，失败的经验更没有”，当一队轴心国军人把这座只有十二个卫兵的小城市用突袭、阴谋的方法占领以后，所有的人民都如入五里雾中，不知所措。但是他们慢慢的开始不糊涂，他们懂得了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于是他们“眼睛中的惊愕之光变成了愤怒和仇恨”，这本小说就是写这批善良人民怎样用“迟缓、沉默、等待的复仇方法”去反抗敌人的故事。

一九四二年太平洋战争发生，上海整个沦陷后，我因无法再在上海住下去，便经过汉口长沙而到桂林，在桂林的英国新闻处看到这本原著，便借来在旅馆中用十多天时间译成中文，随后就在桂林出版。到要重印再版时，湘桂战争爆发，一切的计划都被打破了。今天在上海印行，一则为了斯坦贝克的这部著作并不因战争的结束而失掉它在艺术上的价值；二则也算是我在桂林一年的一点纪念品而已。

至于书中的许多特长，像人物刻画的细致，对话的简洁，写景的美丽，故事的电影化，读者自能体会，无庸译者多言。但是奥顿市长的话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人民不愿被人征服，所以他们永远不会被人所征服。自由的人民是不会挑起战争的，但是一旦开始了，他们在失败中还会战斗。下流的群众，或是一个领袖的盲从者就不会这样做，所以下流的群众可以常常打胜仗，自由的人民才能获得最后的胜利。你将来会明白的。”



书中最后一段奥顿市长临刑前所说的话，是希腊哲人苏格拉底临死前的遗言。这笔债到了胜利的今天，我们自问已否还清了呢？

译者

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日

美国文学经典
月亮下去了



到十点四十五分，一切都结束了。这个城镇已被占领，保卫队已被击败，战事已告结束。入侵者对这一次战役，也和对较大规模的战役一样经历过精密的准备。就在这个星期日的早晨，邮递员和警察都坐了颇有人缘的杂货店老板科雷尔先生的小艇出外垂钓去了。这天，他把那华贵的帆船借了给他们。当邮递员和警察看见那艘灰黑色的小型运输舰，满载了士兵，静静地越过他们时，他们已远在几哩外的大海里了。他们既然是这个城镇中的官员，这当然是他们的职责所在，于是两人便向后转。可是当他们进入港口时，这城镇早被一营军队所占领。警察和邮递员还无法跨进在市政厅中的办公室去。当他们根据职权坚持入内时，被当作战俘拘禁起来，关进了监狱。

本城的军队一共只有十二名，在这个星期日的早晨都出去了，因为杂货店老板科雷尔先生捐赠了饭食、靶子、弹药和奖品，在山背后六英里路地方他那片可爱的沼泽地里举行打靶比赛。本城的军队，都是些松松垮垮散漫成性的大个子青年人，当他们听到飞机声，在远处看到降落伞时，他们就跑步赶回城来。他们到达时，入侵者已在路边两侧架上了机关枪。这些吊儿郎当惯了的士兵，很少战斗的经验，失败的经验更没有，便



用来福枪开火。被机关枪扫了一阵，六个士兵变成满身乱弹窟窿的尸体，三个被打得半死，其他三个带了枪逃进山里去了。

到十点半，入侵者的乐队已在广场上吹奏着悠扬感伤的音乐。市民们微微地张了嘴，带着受惊者的目光，站在四周侧耳静听，目不转睛地凝视着那群头戴灰钢盔、手提冲锋枪的人。

到十点三十五分，那六个满身乱弹窟窿的士兵被埋葬了，降落伞被收起，一营军队已驻扎在码头附近科雷尔先生的货栈中，在那里的架子上，早已为军队准备好了毯子和帆布床。

到十点四十五分，那位年老的奥顿市长接到入侵者兰塞上校要求接见他的正式通知。接见典礼已定在准十一点钟，就在市长的五间房子的官邸中举行。

这座官邸中的客厅布置得漂亮而舒适。镶金边的椅子上罩着坐旧了的织锦缎，直挺挺地分别站在那里，好像一群无事可做的多余的仆人。一个半圆形的大理石壁炉燃烧着一盆没有火焰的通红的炉火，炉边放着一只用手工涂着绘画的煤斗。壁炉架上，两旁是大花瓶，中间是一架大磁钟，上面缀着玲珑的小天使。屋里深红的糊壁纸上印有金色的人影，漆上白色的木器，既美观又清洁。壁上挂的图画里占巨大面积的是那幅表现一只大狗拯救遇险小孩的英勇事迹。似乎只要有了大狗，水火地震都伤害不了孩子。

火炉边坐着年老的温特医生，他留着胡须，淳朴慈祥，是本城的历史学家，又是医生。当他的两只大拇指在膝盖上不停地转动时，他呆头呆脑地注视着。温特医生的为人是那样的淳朴，只有一个思想深刻的人才能理解他的深刻之处。他仰起头来仰望着市长的男佣人约瑟夫，看看约瑟夫是否注意到他那玩弄大拇指的本领。



“十一点钟了吧？”温特医生问。

约瑟夫心不在焉地回答：“是的，先生。通知上说的是十一点。”

“你看到那通知吗？”

“不，先生，是市长把通知念给我听的。”

约瑟夫设法去检验每一把镶金边的椅子，看看从他上次安放好以后是否有人移动过。约瑟夫习惯地瞪眼怒视这些家具，就怕它们不懂礼貌，喜欢恶作剧或是满身沾了灰尘。在奥顿市长是人民领袖的世界里，约瑟夫便是这些家具、银器和杯碟的领袖。约瑟夫年龄较大，体形瘦弱，态度严肃，他的一生是那样的错综复杂，只有思想深刻的人才能看出他是一个头脑简单的人。他在温特医生玩弄大拇指的动作上并没有看出什么令人惊异之处，事实上，反而使他感到心烦。约瑟夫看到城里来了许多外国兵，本城的兵死的死，拘禁的拘禁了，他就怀疑正在发生一些重要的事变。迟早间，约瑟夫对所有这些事情会作出判断的。他不喜欢举止轻薄，不欣赏玩弄大拇指，也不愿意看到这些家具乱七八糟。温特医生把他的椅子从原来的地位移动了几英寸，约瑟夫就不耐烦地等候着机会要把它归回原处。

温特医生又说：“十一点钟，他们就要到这里来了。他们是一个具有时间观念的民族啊，约瑟夫。”

约瑟夫没有听清楚就说：“是的，先生。”

“具有时间观念的民族啊。”医生又说了一遍。

“是的，先生。”约瑟夫说。

“时间与机器。”

“是的，先生。”

“他们奔向他们的命运好像一刻也不能等待似的，他们想



努力摆布整个世界。”

约瑟夫说：“对的，先生。”这完全因为他懒得再说“是的，先生”了。

约瑟夫并不赞成这类谈话，因为它不能帮助他对任何事物产生什么看法。假如约瑟夫事后对厨娘说，“安妮，一个具有时间观念的民族”，那就毫无意义。因为安妮先要问：“是谁啊？”又要问：“为什么呢？”最后还要说：“约瑟夫，这简直是胡说八道。”约瑟夫从前也曾几次把温特医生说的话传到楼下去，结果往往是这样：安妮常常发觉这些话都是胡说八道。

温特医生的目光离开了他的大拇指，看着约瑟夫在调整那些椅子。“市长在干什么呢？”

“他在更换衣服，准备接见上校，先生。”

“那么，你怎么不去帮他呢？他自己会穿不整齐的。”

“有夫人在帮他啊。夫人要把他打扮得漂漂亮亮，她”——约瑟夫说到这里有些脸红——“夫人正在拔去他的耳毛，先生，这会搞得痒痒的。他就不让我去替他做这些事。”

“当然要搞得痒痒的。”温特医生说。

“但是夫人一定要替他拔。”约瑟夫说。

温特医生忽然笑了。他站起来把手伸向火炉上烤着取暖。约瑟夫很灵巧地从他背后冲出来，把那张椅子又安放在它应有的位置上。

“我们这批人真是奇妙的。”医生说，“我们的国家正在灭亡中，我们这个城镇已被征服，而市长却正在准备接见征服者；夫人呢，正夹住了在挣扎中市长的脖子，替他修剪耳毛。”

“最近他长了许多粗毛。”约瑟夫说，“他的眉毛也如此。市长对于拔掉他的眉毛比他的耳毛更为恼怒。他说这使他感到



有点痛。我担心连夫人也不会干这件事。”

“她还要试一下的。”温特医生说。

“她要把他打扮得最漂亮，先生。”

从门口那扇玻璃窗里，一个戴钢盔的脸向内张望，门上有了敲门声。屋子里一种温暖的火光好像忽然熄灭，替代它的是一层阴郁的灰暗的色彩。

温特医生仰头看看那座钟，他说：“他们早到了，让他们进来吧，约瑟夫。”

约瑟夫走到门口把门打开。一个士兵跨步进来，穿了一身长外套。他头顶钢盔，肩上扛着一支冲锋枪。他向四周扫了一眼，然后站在一旁。在他的背后，一个军官已站在门口。军官的制服很平常，只有在肩上显示着他的军衔。

这军官跨了进来，注视着温特医生。他很像是一位在图画中被夸张了的英国绅士。他戴着一顶阔软边呢帽，红红的脸，长长的鼻子长得很可爱。他穿上制服正像大多数英国军官一样地觉得不自然。他站在门口，呆望着温特医生，他说：“先生，你是奥顿市长吗？”

温特医生微笑着：“不，不，我不是。”

“那么，你是一位官员吗？”

“不，我是城里的医生，我是市长的朋友。”

军官说：“奥顿市长在哪里？”

“他在换衣服，准备接见你，你是上校吗？”

“不，我不是，我是本蒂克上尉。”他鞠躬，温特医生轻轻地还了礼。本蒂克上尉继续说话，但对于要说的话似乎感到有些为难。“按照我们军队的规则，先生，当我们的司令长官进入一间屋子前，我们先要检查屋内有无武器。我们倒并无不敬



的意思，先生。”他回头叫，“中士！”

中士很快走到约瑟夫面前，在他的衣袋外面摸了一下，便说：“没有，长官。”

本蒂克上尉就对温特医生说：“请你原谅我们。”于是中士就走向温特医生面前，拍拍他的衣袋。他的手在他上衣里面的衣袋上停住了。他立刻伸手摸了进去，拎出一只扁平的小黑皮夹，他把它交给本蒂克上尉。本蒂克上尉打开了皮夹，发现里边有几件简单的外科用具——两把解剖用的小刀，几支外科用的针头，几支血管夹，一支皮下注射用的针头。他关上了皮包把它交还给温特医生。

温特医生说：“你看，我是一个乡下医生。有一次我不得不用一把厨房用的刀去做切除阑尾的手术。从那次以后，我常常把这些东西带在身边。”

本蒂克上尉说：“我相信这屋子里还藏着什么武器呢！”他打开一本放在衣袋里的小册子。

温特医生说：“你了解得这样清楚啊。”

“是的，我们的人已在这里工作得很久了。”

温特医生说：“我想你不会说出这个人的名字来吧？”

本蒂克说：“他的工作现在已经全部完成。我认为说出来也并无什么妨碍。他的名字叫科雷尔。”

温特医生大吃一惊地说：“是乔治·科雷尔吗？哪里的话，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他对这个城镇作出过极大的贡献。他今天早晨还为了在山上举行的打靶比赛捐献了许多奖品呢。”他一面说着，一面从他眼睛的表情里看出他开始懂得一切事情的真相，而后把嘴唇慢慢地闭紧了。他说：“我懂了，这就是为什么他要举行打靶比赛的原因。是的，我懂得了。但是乔治·科



雷尔——听起来似乎是绝不可能的。”

左面的门打开了，市长奥顿走了进来；他还在用他的小手指挖着他的右耳朵。他穿着常礼服，他的官职金项圈挂在脖子里。长着一大丛白胡须，还有两撮大眉毛分列在每只眼睛上面。他的白头发才梳光不久，现在它们又在挣扎着竖起来了。他当了那么长时期的市长，在这座城镇里，他就代表了市长这个概念。成年人看见写着或印着的“市长”两个字，就像在心里见到了奥顿市长。他和他的官职已融为一体。官职给了他尊严，他给了官职以温暖。

夫人出现在他的背后，小个子，满脸皱纹，性情凶悍。她自以为这个人是她一手从整套服装里创造出来的；是她设计出来的；假如她有机会再把他打扮一次，她肯定会把他打扮得更好看。在她一生中，只有一两次才算整个地了解了他的为人，但是她所了解的那一部分，她是了解得细致而深刻的。他喜欢什么口味或是有什么小小的不舒服，衣着方面有什么粗心大意或难看的地方，都逃不了她的眼睛；可是对他的思想、理想或希望，她简直一无所知。虽然在她的一生中也有几次似乎已经看到了闪光的星星。

她走近了市长身边，抓住他的手，把他的手从他那受伤的耳朵中拉出来，再把它放在他的身旁，正像把一个婴孩的手指从他嘴里拉出来一样。

“我就不相信真会像你所说般的现在就刺痛了你，”她说了后，又对温特医生说：“他还不让我去剪他的眉毛呢。”

“痛得很啊。”奥顿市长说。

“好的，如果你要装成那副模样，我也没有什么办法。”她又把他那根早已笔挺的领带拉了一下。“我很高兴你也在这里，



医生。”她说，“你看会有几位客人来？”她仰起头来才看见了本蒂克上尉。“噢，”她说，“这位就是上校了。”

本蒂克上尉说：“不，夫人，我是到这里来替上校做准备工作的。中士！”

中士还在翻看垫枕，在镜架的背后进行检查，听到喊声，即刻走到奥顿市长面前，伸手去抄查他的衣袋。

本蒂克上尉说：“请原谅他，先生，这是我们的规定。”

他又看了一下手中的小册子。“市长，我知道你这里有武器，一共有两件，是不是？”

奥顿市长说：“武器吗？我想你说的是枪吧。是的，我有一支滑膛枪和一支猎枪。”他很不高兴地说，“你知道，我已经不大去打猎了。我虽然常常想出去，可是打猎的季节到了，我还是没有动。我现在已经不像从前那样对它感到兴趣了。”

本蒂克上尉坚持着说：“这些枪现在在哪里，市长？”

市长摸摸他的脸试着想一想。“怎么，我想——”他就回头对夫人说，“这些东西是不是在卧室里那个柜子后面，和手杖放在一起呢？”

夫人说：“是的，这柜子里的每一件衣服上都因此染上了油味。我倒希望你快把它放到别的地方去。”

本蒂克上尉说：“中士！”中士立刻到卧室去了。

“这是一件使人不很愉快的职务，我非常抱歉。”

中士回来带了一支双铳的滑膛枪和一支有背带的很好的猎枪， he 把它们靠在进门口的一边。

本蒂克上尉说：“没有别的事了，谢谢你，市长。谢谢你，夫人。”

他转身又向温特医生微微地鞠躬：“谢谢你，医生，兰塞



上校就会直接到这里来，再见。”

他走出前门去，后面跟着那个中士，一手提了两支枪，右边的肩上扛了那支冲锋枪。

夫人说：“起先我还以为他是上校呢，他倒是一名很漂亮的青年。”

温特医生讽刺地说：“不，他只是来保护上校的。”

夫人正在想：“我不知道今天会有几个军官要来？”她看看约瑟夫，看见他正在无耻地偷听着。她对他摇摇头皱皱眉，他又回头去重新干他原来在做的工作，在所有的家具上，再一次掸去灰尘。

夫人又说：“你看会有几个人来？”

温特医生很生气地拉出一张椅子来坐了下去，他说：“我不知道。”

“噢，”——她又对约瑟夫皱皱眉——“我们已讨论过这个问题了。我们应当敬他们一杯茶还是一杯酒呢？如果要这样做，我还不知道他们会有几个人来；假如不这样做，我们又将怎么办呢？”

温特医生摇摇头笑了：“我不知道。我们去征服别人或是别人来征服我们，这些都是长久以前的事情了。我也不知道应当怎样做才算合适。”

奥顿市长又把他的手指塞进发痒的耳朵里。他说：“噢，我认为我们不必做什么，而且老百姓们也不会喜欢我们这样去做。我更不愿意和他们一起喝酒。我也不知道为了什么。”

夫人又向医生请求了：“古时代的人——那些首领们——不是也互相喝酒来表示敬意的吗？”

温特医生点点头。“是的，他们确是这样做的。”他又把头



慢慢地摇动着，“也许分别就在这里：过去的国王和王子们在战争中游戏正像英国人在打猎中寻欢作乐一般，所以当一只狐狸被打死了，他们就聚集在一处举行狩猎早餐会。可是奥顿市长的话也许并不错，老百姓们是不一定会喜欢他去和那些侵略者杯酒言欢的。”

夫人说：“老百姓们正在下面听音乐。这是安妮告诉我的。假如他们能那样做，我们为什么不能保持文明人的礼节呢？”

市长很镇静地看了她好一会儿，他的声音变得尖锐了：“夫人，我要求你同意，我们不必喝什么酒。老百姓们现在已被弄糊涂了。他们在和平世界里过得那么久，他们简直不相信有战争了。他们会学会的，将来他们就不会再被弄糊涂了。他们选举了我，我希望我不被弄糊涂。今天早晨已有六个本城的孩子被谋杀了。我想我们不必举行什么狩猎早餐会。老百姓们参加战斗不是为了儿戏。”

夫人微微低下头，她一生中已有好几次看到她的丈夫真正成为市长了。她懂得她不能把市长和她的丈夫混在一起。

奥顿市长看看他的表，当约瑟夫进来端上一杯浓咖啡时，他就心不在焉地接在手里。“谢谢你。”他说，他呷了一下。“我必得弄明白，”他很自谦地对温特医生说，“我必须——你知道侵略者究竟有多少人？”

“不多，”医生说，“我想不会超过二百五十人，但是都带了这种小冲锋枪。”

市长又呷了一口咖啡，便提出了一个新问题：“我们国家的其他地方究竟怎样了呢？”

医生耸了耸肩又放了下来。

“各处都没有抵抗吗？”市长很失望地问。